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  
第四十三回 秋爽齋重陽群賞菊 怡紅院除夕共聯詩

話說賈桂芳、賈蕙自科場考試已畢，匆匆八月已過，又早已是九月了。到了初九日這日，乃是重陽佳節，又是賈蕙生日。秋爽齋菊花正開，王夫人便叫在秋爽齋賞菊吃螃蟹。蕙哥兒先到王夫人上房磕了頭，又到各處都讓過，下午便都到秋爽齋來賞菊。寶釵道：「頭裡吃螃蟹，作菊花詩的時候，到如今倒不覺將近二十年了。」李紈道：「桂哥兒今年倒十五歲了，可不該有二十年了麼？」平兒道：「那會子，老祖太太興頭，還有鴛鴦、琥珀姐姐他們鬧的才有趣兒呢。」蕙哥道：「是怎麼個鬧法子，也說給我們聽聽呢。」李紈笑道：「那會子，你娘還算是丫頭呢，鴛鴦、琥珀兩個是老祖太太的丫頭，他們在一塊兒玩慣了的。你娘剔了一殼螃蟹黃子，要擦那鴛鴦的臉上，鴛鴦閃過了，你娘把一殼螃蟹黃子倒擦在你前頭王氏娘的臉上了。」

他們都笑說是主子奴才為吃螃蟹打架呢，連老祖太太聽見了，都笑起來了。」桂芳道：「這也不過是錯誤，卻原好笑呢。我們如今人也不少，怎麼倒沒有頭裡熱鬧麼？」李紈道：「那會子，還有林、史、薛、邢、李五家姑娘們在這裡，故此人多熱鬧。那一天菊花詩、螃蟹詩都是你娘做的好，你明兒教你娘拿給你看看就知道了。」

說著，已擺下酒席，請大家入坐。周圍一轉盡擺了菊花，高低重疊，顏色參差，大家飲酒賞菊。酒過兩巡，王夫人便教拿螃蟹來吃。不一時，撥上幾大冰盤螃蟹。平兒道：「這螃蟹雖不叫怎麼大，卻倒還老，都是頂殼的黃子。」李紈道：「教他們換熱酒上來，這東西最怕吃冷了。」於是，大家都用姜醋蘸著剝蟹。

正在吃的高興，忽然外面有人進來說：「恭喜老太太，太太們大喜，蕙哥兒中了，外面頭報來了。二太爺、三太爺都在外頭呢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好，這螃蟹就是聯登黃甲的吉兆，你們再打聽去，是中了多少名數呢？」外面人答應出去了。王夫人道：「桂小子倒沒有名字麼？」李紈道：「他們都說他的文章好，要中的名數高呢，這前五名總是在後填的，想來必定是五經魁首，也不可不知呢。」說著，外面人又進來說：「蕙哥是第一百二十二名舉人。」不一時，又有人來說：「史遺哥中了第九十名舉人，也有報子來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他們五個人同著考去的，倒中了兩個了，只怕那三個人未必能僥倖了呢。」

「說著，又有人來說：「甄府芝哥中了第二十名舉人，也報到這裡來了。」說著，賈政、賈蘭都下了衙門，回來聽見賈蕙中了，便教人進來叫他們出去。桂芳因為沒中，不肯出去。寶釵道：「爺爺叫你們出去，為什麼不去呢？這科不中還有下科呢，你要知道巴結就是了。」桂芳、賈蕙等正打量一起出去，只見又有人進來說：「老太太、太太們大喜，桂哥兒中了第五名舉人了。」大家都笑說：「果然是中的高呢，恭喜，恭喜！快些出去罷。」於是，到了外面，早有各親友都來道喜。只有薛孝哥沒中。

到了次日，桂芳、賈蕙兩人便同著拜座師，謁見主考，赴鹿鳴宴。原來房師就是賈藍，是從長安縣奉調入闈的同考官。

桂芳、賈蕙會著了，說本是一家的弟兄，如今倒做了師生了。

賈藍道：「我只以硃卷秉公薦的，又並無關節，誰知道就是你們呢！到底是兄弟們的才學好，都是萬選青錢，難得又恰恰的出在我房裡，真是家門有幸。彼此都可喜的很呢。」這科的大主考就是甄寶玉，謁見時老師又是年伯。甄寶玉又著實獎勵說道：「我給你家寶二兄是同年，又給你們令兄是同榜，今兒房師又是令族兄，可見是世代科第，學有淵源的了。」當下赴了鹿鳴宴，迎舉回來，先到宗祠裡祭拜過了，然後到各處磕頭。

各衙門及親友們都送賀禮，擺了兩天酒席，大家歡喜，甚是興頭。

到了九月半間，因會試尚早，賈環見他們兩個都中了舉了，便不十分查他功課，隨他們在園子裡閒逛，或是下棋、唱曲、釣魚、澆花等類。賈環道：「你們閒玩，我並不禁止，就是前兒鬥促織兒等類，雖然是玩，到底總覺無益，須要揀那有益的玩兒才好。我們家裡世襲原是武的，這弓馬總是該講究的。我們頭裡誰沒習過？到了今兒都忘不了。我想你們都還沒學過呢，明兒園子裡立個鴿子，你們都來學射。璉二太爺沒什麼事，便請他過來教導你們。我也可以帶著指點指點。」桂芳、賈蕙聽見了，齊答應道：「是，又學了弓箭，又當是玩意兒，況且原是該學的呢！」於是，便去回了賈璉，賈璉道：「好。」便吩咐人去外面備了鴿子進來，又備了十張弓，一百枝響箭，親自到園子裡來，先教桂芳、蕙哥弔膀子，拿架式。除了禧哥尚小，還不能拉弓，那薛孝哥、鬆哥、祥哥也一起來跟著學射。先弔了三四天膀子，便學拉弓的架式，然後搭箭講撒放，這才講究準頭。一連學了十來天，漸漸兒的便可以了。賈璉、賈環都在旁邊指點。五個人挨次而射，先立定架式，搭箭開弓，便要膀子平正，講究高低上下，先要忍而不發，然後再講撒放，那箭一離了弦，嗡然有聲，那砲頭中了鴿子，便把中心套子摧了下來，旁邊小廝們便在地上拾起來，連忙照樣合上，以便挨次再射。先是十枝裡頭只能中一兩枝，又過了幾天，便十枝裡頭能中三四枝，弓也漸漸長了一個勁兒了。倒是杜若的弓箭很好，十枝能中八九枝，不但有準頭，而且撒放也好。賈璉道：「他才得十四歲啊，明兒再過一兩年就很有長進，倒不如將來習武罷，也好承接世襲的職銜的。」賈環道：「我看他讀書也還可以呢，且等下科給他考了看，如不得中，再棄文習武也不遲。」

到底是文的好些，這射鴿子的弓箭，原算不得什麼。」於是，大家又學了幾天，漸漸兒的十枝裡頭能中六七枝了，架式撒放也好了。不覺已交十月中旬，天也冷了，便收起弓箭鴿子來，等明年春天再射罷。

光陰迅速，又已冬盡年底。到了除夕這一日晚上，賈政率領子姪兒孫先到祠堂裡祭拜過了，便到寧府裡來展拜影像，女眷自邢、王二夫人起，至傅秋芳止；外面自賈政起，至禧哥止，一同祭獻，跪拜已畢，便回到榮府。早有賈珍、尤氏等過來與賈政、王夫人辭年磕頭，然後是桂芳、賈蕙、杜若、福哥、祥哥、禧哥、明珠、月英、綠綺等上來磕頭。王夫人教丫頭們取了一盤金鏢子出來，散了壓歲錢。丫頭們的，都是一般的銀鏢子。邢夫人與尤氏等俱各帶了孩子們回去了。賈政、賈蘭與賈璉等在榮禧堂家宴之後，便料理出門朝賀去了。

榮國府中，其時到處燈火輝煌。大觀園內，一路燈檠明亮，園內之人花枝招展，到處歡笑。桂芳等與月英、綠綺等都在大觀園內賭放爆仗，只見李紈、馬氏、秋芳、秋水一群人到怡紅院來。李紈看見他們放爆仗，便說道：「你們看仔細燒了衣裳，都隨我們到這兒來玩罷。」於是，一起到了怡紅院中，寶釵接著，大家坐下。李紈道：「年下放爆仗這件事，頗覺無味，況且怕燒了衣裳，以及跑跌倒了，這又何必呢？你們怎不尋個別的玩意兒，總比這個好呢。」秋芳道：「今兒大年節下，何不就以除夕即景為題，算起一社做詩，總比別的玩意兒好了。」

「李紈道：「也不用多作，倒是大家聯句的好。」寶釵道：「說起聯句來，有十六七年都沒做了。還是那年，在蘆雪亭賞雪，大家玩的。那會子，鳳姐姐還說了一句『一夜北風緊』，就拿他這句做了起句呢。光陰荏苒，真是往事不堪重提起了。」李紈道：「不用說了，拿過筆硯來，我先起一句罷。」紫蕭便忙取紙筆過來，桂芳便接過來道：「我寫罷。」說著便提筆寫道：

《除夕即景聯句》。李紈道：「我起一句。」是：

今夕知何夕，

桂芳寫了，便說道：「我便接了去罷。」因又寫道：

良宵歲盡時。鬆盆香馥鬱，

秋芳道：「你寫著罷，我接這一聯了。」因說道：

紅燭影參差。殘雪無心盡，

祥哥兒道：「這一聯讓我聯罷。」因念道：

東風有意吹。桃符新鬱壘，

綠綺見了，便說道：「叔叔你寫著，這一聯讓我聯罷。」因念道：

圖畫舊鍾馗。爆竹聲千里，

秋水便道：「我接這一聯罷。」因說道：

屠蘇酒一卮。詩猶詠雪句，

杜若道：「這聯的句法很好，我要接這一聯呢。」因想了一想，便念道：

鬆本歲寒姿。家慶團圓宴，

桂芳寫了，便說道：「你們都接著聯了去了，到底還讓我聯兩句呢，這一聯可要讓我了。」因提筆便接寫道：

群歡令節儀。門杓回禹甸，

寶釵道：「這一句轉的還莊重，這一聯我接罷。」因念道：

萸萸轉堯墀。馬齒行年長，

賈蕙聽見，便說道：「二孀娘這一句倒難對呢，讓我想一想，你們不要搶了我的去。」因點了點頭道：「有了，桂哥哥你寫著。」因念道：

牛毛義理知。光陰彈指過，

月英道：「桂哥哥，你寫著，我接這一聯罷。」因念道：

歲月隙駒移。筆墨有閒意，

秋芳道：「這一句卻很有些意思，我先對這一句。」因念道：

梅花無丑枝。

眾人都說道：「對的好。」李紈道：「我又接起一句罷。」因說道：

粟為消夜果，

綠綺道：「二叔叔，你寫罷，我又有一聯了。」因念道：

書是睡魔醫。試寫宜春字，

杜若道：「這一聯我倒有了，你就接著寫罷。」因說道：

還聽響卜詞。燃燈照虛耗，

賈蕙道：「這都是除夕應有的事，我接這一聯罷。」因想了一想，便說道：「有了，你寫罷。」

煮茗佐詩思。戴勝簪花女，

秋水道：「好啊，這還沒有說到呢，我想一想就接聯這兩句罷。」

「因說道：

囊錢壓歲兒。誰家送窮乏，

月英道：「這送窮倒難對呢。」因想了半天，忽然道：「有了，桂哥哥你寫罷。」因念道：

何處賣呆癡？是事呼如願，

桂芳道：「這『呼如願』的典，也用的好呢，我對這一聯罷。」

「因提筆想了一想，便寫道：

逢春盡皞熙。黃羊方祀灶，

秋芳道：「這『黃羊祀灶』的典，也很好，可難對呢。」因想了一想，便念道：

綠酒又酬詩。致祭牀婆樂，

寶釵道：「這牀婆子倒真難對呢，我有一句未免牽強些。」因說道：

還錢酒媪怡。燈明一塔火，

賈蕙道：「我接這一聯罷。」便念道是：

煙靄萬家炊。漏永雞鳴早，

杜若道：「桂哥哥，你接著寫罷，我又有了。」因念道：

人喧犬吠遲。只緣守一歲，

桂芳道：「這要讓我聯兩句了。」因接著便寫道：

宛似避三屍。佳趣生豪興，

秋芳道：「這又該我聯了。」因說道：

歡娛總好禧。翻嫌良夜短，

李紈道：「也夠了，不必再往下聯了，我收一句罷。」因說道：

樂此不為疲。

說著平兒來了，見了眾人，便笑道：「好啊！你們知道這會子多早晚了，還在這兒做什麼呢？」寶釵道：「這會子也還沒五更天呢，二嫂子你睡覺了沒有？」平兒笑道：「我連著衣服躺了一躺，也沒大睡著，起來聽自鳴鐘剛打了兩下，問他們都沒見回來，必定是在園子裡玩兒呢。我估量著是要在這裡的，可不是一找就找著了。你們做什麼呢？都不叫我一聲兒。」馬氏在旁邊磕著瓜子兒，笑道：「叫了你來，也給我在這裡的一樣。他們剛做完了詩呢，我在旁邊坐著盹都坐上了。這會子才交丑正，不過才得四更天罷了，天亮還早呢麼，白坐著有什麼趣兒呢？倒不如唱兩套曲子，搬出鑼鼓來，大家打打又熱鬧，又醒了盹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好麼，大年節下很該這麼著。好好兒的唱兩齣戲給我聽聽，也是你們的一點兒孝心。」說的大家都笑起來了。

於是，便大家唱了半天，又打了幾起鑼鼓。到了五更天，大家都說咱們有這麼些火氣，怎麼還有些兒冷麼？原來各人都踏著腳爐子，當中又有流金大火盆籠著火。寶釵道：「五更天了，格外顯冷呢。」便吩咐人來在火盆裡添火，又教燙了熱酒來，擺了兩桌碟子。大家又喝了一會子酒，天就亮了，大家方散，各自回去梳洗去了。

瞬息新年燈節已過，接二連三會試場期亦畢，專望發榜。

到了發榜這一日，賈桂芳中了第七名進士，甄芝中了第三十七名進士。史遺哥與賈蕙都沒中。桂芳便與甄芝同赴了恩榮宴，回到祠堂裡祭祀過了，然後與賈政、王夫人等磕頭，拜見眾人。外面賀客盈門，貂蟬滿座。湘雲、岫煙、探春、巧姐等都來賀喜，便留住園內。

一日，湘雲、岫煙在李紈稻香村裡，與馬氏、秋芳四人鬥牌。李紈因牌不大很熟，只在旁邊閒看。看了一會，因見孩子們都在旁邊瞧看呢，便拉了宛蓉、照乘、月英過來道：「我們也來鬥牌罷。」便另在一桌也鬥起牌來了。薛宛蓉已是十六歲了，周照乘十三歲，月英十二歲。湘雲看見笑道：「你們那起鬥牌的，倒有趣兒呢。真是老的老，小的小了。」李紈道：「你們又不和我來麼，我就和他們來去了。」當下稻香村兩桌鬥牌不題。

寶釵卻與探春、巧姐在平兒屋裡閒談，探春道：「我們桂芳姪兒算是強爺勝祖的了，今年才得十六歲，倒中了進士，將來比蘭大姪兒還要高些呢。也很該給他說親了，都可以娶得媳婦，怎麼還沒見提起這件事麼？」平兒道：「可不是，殿試過就要做官了，怎麼還不說親呢？我們蕙小子已經定了梅家冠芳姑娘了，杜若姪兒也定了甄家的素雲姑娘了，周安哥也定了東家的淑蘭姑娘了，我們外孫兒周瑞哥也定了我們家的綠綺姑娘了，三妹妹家照乘姑娘也給了綺妹妹的兒子甄芝哥了。這幾個都配的很好呢！」

寶釵道：「我久已揀定了個媳婦兒在那裡了，前兒已向老太太說過，老太太也說很好，教請三妹妹做媒人呢。」探春道：

「是那個姑娘呢？」巧姐道：「就是現在這裡的薛大妹妹，姑媽就看不出來麼？」探春道：「哦，就是宛姑娘啊！果然是個好姑娘。」平兒道：「這薛二舅太太又自來和我們寶二太太說的來，兩親家就像姐妹一般，兩家孩子又都配得上。這宛姑娘誰不說好呢！我們蕙小子定了梅家的姑娘也還不錯，那原是留下宛姑娘配我們桂芳姪兒的，要不然我早就娶了做媳婦了。三姑太太，這個大媒要你做呢。」探春道：「這個容易，只是謝媒的禮，我可要先講定了呢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什麼要緊，三妹妹，你說要怎麼謝就怎麼謝罷了。」

到了次日，探春與巧姐便約了岫煙，在平兒屋裡把這話說了。岫煙自來與寶釵相投，況兼桂芳青年科甲，有什麼不願意？又有探春夫婦的大媒，遂當面應承了，說：「這會子，不必拘於形跡，且等殿試朝考過了，再為下聘，開年擇日過門便了。」

「岫煙是在怡紅院住，晚夕與寶釵兩下都是心照，仍然照常一樣，不露一毫形跡，也因孩子們面前說出，彼此不便的緣故。」

過了幾天，探春、湘雲、岫煙、巧姐等都各自回去了。到了五月殿試已過，要知桂芳是幾甲多少名數，須看下回，便知分曉。